

青海隆务寺“羌姆”表演中道具与乐器的运用特征

卡毛吉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DOI:10.12238/jief.v3i2.3810

[摘要] 本论文对青海隆务寺“羌姆”表演中的各种道具与乐器的名称、形状、分类、运用、特征等进行研究。阐释“羌姆”表演中手持代表各类护法职责的道具与乐器的蕴意,并用藏汉双语进行对照翻译。“羌姆”表演者靠不断变换手持道具和不同面具来模仿藏传佛教的护法神灵,表演内容与藏传佛教思想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以“羌姆”表演的形式达到感化众生、利益有情的效用,并为藏族舞蹈的分类增添了色彩。

[关键词] 羌姆; 道具; 乐器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 A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rops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in the performance of "Qiang Mu" in Longwu temple, Qinghai

Maoji Ka

Gansu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Abstract] This thesis studies the names, shapes, classifications, applic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props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in the performance of "Qiang Mu" at Longwu Temple in Qinghai. Explain the meaning of holding props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in the performance of "Qiang Mu" representing various responsibilities of guardian and use Tibetan-Chinese bilingual translation. "Qiang Mu" performers imitate Tibetan Buddhism guardian gods by constantly changing their hand-held props and different masks. The content of the performance is inextricably linked with Tibetan Buddhist thought. In the form of "Qiang Mu" performances, they can influence sentient beings and benefi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ibetan dance, and adds color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Tibetan dance.

[Key words] Qiangmu; prop; Musical Instruments

1 “羌姆”表演概述

“羌姆”即“起舞”之意,是特定的节日里在寺院由僧众表演的一种舞蹈,因表演场合以寺院为中心,故有学者把这种舞蹈称之为“寺庙舞蹈”或“宗教舞蹈”。“这种弘扬宗教的舞蹈当地民族有不同的称谓:藏族称作“羌姆”、蒙古族称之为“查玛”、裕固族称作“护法”,北京地区称之为“跳布扎”,俗称“打鬼”等。”^②虽然每个民族对“羌姆”一词的称谓不同,但其涵义相同,都是指寺院中跳的舞蹈。据传,藏传佛教寺院舞蹈“羌姆”在公元8世纪莲花生大师创建桑耶寺时诞生,随着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产生,

每个教派的“羌姆”在表演内容、表演角色、道具等各方面都有所区别,教派的不同使各地各寺中所信奉的护法神也有别,但实属异派同源、同源异流的现象。

“根据藏传佛教各派的共同观念,护卫佛法免受妖魔的袭扰;维护佛教教义的完善被确认是属于一类重要的神灵的职责,这类神灵就是护法神。此类神灵中的男神和女神还有另外一个名称“护法佛”,或简称“护者”。”^①藏传佛教中的“羌姆”随着教派的异同发生了形式上的变化,每个寺院中的“羌姆”因教义派别的异同各有千秋、各具特色。藏传佛教寺院中,无论是法会或者诵经期间,乐器主

要以吹、奏、击打为主;藏传佛教的密宗器具中包括:金刚杵、法铃、十字金刚杵、金刚槌、天杖、达玛茹、胫骨号筒、嘎布拉碗、钺刀等;其中“天杖、达玛茹和嘎布拉碗是印度教嘎布拉派瑜伽母的三大器物。这三大器物被密宗佛教成就大师所吸纳,代表着神的身、语、意。天杖代表‘身’(善举或善业);达玛茹代表‘语’(动听的话语);嘎布拉碗代表‘意’(被净化的思想)。”^②兵器中又包括弓、宝剑、三股叉、三股矛、长矛、短槌、骷髅棒、套索、铁链等;手持标识和礼仪供物中又包括莲花、法轮、宝伞、胜利幢、如意宝、吐宝兽、香炉等。不同护法神按

其职责分别会运用这些不同分类的器具, 以下就以隆务寺“羌姆”为例, 分析其道具与乐器的运用特征^[1]。

2 青海隆务寺“羌姆”表演中手持道具的形态

隆务寺位于青海省东南部的黄南州一带, 这一带还有“热贡艺术之乡”与“金色谷地”之美誉。隆务寺藏语称“隆务德钦曲科尔朗”(), 意为“隆务大乐法轮洲”现属青海最大的格鲁派寺院之一。隆务寺在一年当中举行两次“羌姆”表演, 一次表演是在农历十月二十九日举行, 还有一次是在正月里的祈愿大法会期间举行, 具体时间为农历正月十六日。十月二十九日举行的“羌姆”与正月十六日的“羌姆”在内容形式上没有区别, 并且两个都在大经堂()院内举行, 但这两次“羌姆”场合的气氛截然不同。因藏传佛教在每年正月里举行一种大法会, 名叫乔木持毛兰木欠毛(), 即传召大法会或祈愿大法会。

在隆务寺“羌姆”表演中因每一轮表达的内容不一, 故每一轮的舞蹈动作也产生了异同, 共七轮表演中的动作都有其各自的不同点。并且, 根据每一位护法神的职责, 所持道具又具有不同的寓意性、象征性、表意性等功能。表演者在每一段表演中手持固定道具, 而有的表演者则会换之。如“羌姆”表演中的财神()手持固定道具为胜利幢, 法王明妃()手持固定道具为“三股叉”, 还有大黑天神()的四位伴神手持道具也是固定的。在第五轮“扎久合”()表演中除了法王()会变换运用九中道具重复表演九段舞以外, 其他表演者们几乎右手统一持慧剑、左手持头盖骨。

2.1 骷髅棒

“隆务寺”羌姆表演中骷髅棒的手持杆是红色檀香木制成, 杆的顶部和底部有半截金色的金刚杵, 顶部的半截金刚杵下方有一颗白色骷髅头, 杆的上半

道具名称分析表

藏文	藏文拉丁	藏译	汉语	备注
	thod-dbyug	托由	骷髅棒	法王、吉祥天母
	ral-gri	热智	慧剑	全体持有
	mdung	伺	矛	部分持有
	rgyal-mtshan	甲灿	胜利幢	财神
	thod-par	托巴尔	头盖骨	全体持有
	dbyug-pa	尤巴	短花棍	尸托林主
	rto-rje-lCags-kyu	多杰吉合吉	金刚钩	法王
	rto-rje-zhags-pa	多杰夏巴	金刚套索	法王
	lCags-sgrog	吉合卓	铁链	法王
	rto-rje-tril-bu	多杰智吾	金刚铃	法王
	Tho-ba	套哇	铁锤	法王
	dGra-sta	扎达	月牙斧	法王
	rtse-gsum	则森木	三股叉	法王、法王明妃
	gri-gug	智钩	钺刀	法王、部分持有
	rto-rje	多杰	金刚杵	法王

部缠有金色哈达。在整个“羌姆”表演中只有吉祥天母()在第二轮与法王在第一轮独舞里右手持过这一道具, 作为武器, 它具有恫吓一切邪恶的东西并降伏恶魔的作用。据传, 法王持“骷髅棒”, 即作恶者挪细的骨架, 吉祥天母持“骷髅棒”, 是为打击阿修罗(天人)之武装。

2.2 慧剑

藏语称热智。“护法神所佩戴的标志物的主体是消灭佛法之敌和惩罚背弃教法誓言的信徒使用的兵器。他们使用的剑, 据说用铁、铜、水晶、金制成, 甚至还用死尸的舌头制成。一些剑的剑柄做成蝎子的形状, 刀刃上有火焰, 例如, 此类剑有一种就是所谓的“智慧剑。”^①智慧剑主要表示断灭愚痴和障蔽的觉识, 如佛教中代表智慧的文殊师利菩萨的喷焰慧剑就是其标志之一, 文殊菩萨通过智慧觉识能断灭愚妄, 达到空性的真谛。在“羌姆”表演中的这些护法神多用右手持慧剑, 尤其在“羌姆”表演的第五轮“扎久合”表演中几乎全体表演者统一右手持慧剑, 左手持托巴尔, 慧剑成为一种怒相神表示慧超一切的胜利道具。

2.3 矛

“矛是许多怒相神“方法”右手所持的武器, 基本象征着刺向或斩断各种谬见和偏颇的见解”^②隆务寺“羌姆”表演中的矛由黑色金属制成, 矛头与三股叉中间的股尖很相似, 矛头顶端边沿带有由铁制的红色火焰, 用手持的矛杆由檀木制成, 矛杆的下端绑着一个金色哈达作饰物, 在“羌姆”表演中有很多护法神会在右手手持“矛”。“怒相保护神大黑天神被画成手持一根长矛, 该长矛是用罗刹女的胫骨制成的。‘八部众’也持有各种利矛: ‘赞’神持有红色矛, 矛上系有血红色三角旗幡; 橛尖魔持有白色矛; 法王持有饰有珠宝的矛”。^①

2.4 胜利幢

即代表胜利的旗帜, 早期佛教吸纳胜利幢为释迦牟尼战胜恶魔大军的象征。胜利幢是众多神灵的器物, 特别是与财富和权力有关的神灵。在“羌姆”中只有大黄财神持这一道具。胜利幢为圆柱形伞幢, 幢顶为金色, 中间有一个如意宝饰, 幢边有落落层层的五颜六色的丝绸作为饰物, 伞幢由一把大红木棍支撑。在造像学中, 财神通常在右手持有如意珠的胜幢, 左手上握了一只能吐宝的如意兽。在寺庙屋顶上常可看到插有不

同形状的胜利幢。

2.5 头盖骨

藏语称托巴尔,梵文称“嘎巴拉”,由人的颅骨椭圆形的上半部制成的碗状,是众多神灵的供器、祭祀用碗,碗内盛有化现为恶魔的鲜血状,为供神食用的食材。“人们认为婆罗门的颅骨或被谋杀或被处决之人的颅骨是修怒相神时最有力力的中介物。青春发育期死去的小孩的颅骨也具有极大的潜力,七、八岁私生子的颅骨亦是如此。用私生子颅骨制成的、盈满真言芥子血的嘎布拉碗是以‘吉祥退敌大咒王妃’化身显现的怒相吉祥天女持有的器物。”^②隆务寺“羌姆”中手持托巴尔里的鲜血呈红色固体状,在表演中许多护法神都会在代表智慧的左手手中握着托巴尔,与之相对代表方法的右手持有慧剑或矛,象征着它们的方法与智慧的结合。

2.6 短花棍

在整个“羌姆”表演中短花棍作为两个尸托林主()的固定道具,唯它们持有,是大约十寸长的圆木棍制成,上面画有彩色圆形状。两位尸托林主手持短花棍,作为道具在舞蹈中运用自如,既滑稽又诙谐,这是“羌姆”中最有特色的一段表演。

2.7 金刚钩

隆务寺“羌姆”的第五轮“扎久合”表演中法王变换九种道具之一。“金刚钩源自驯象人用来控制和驯化大象的钩子。当钩子刺中大象皮皱褶的敏感点时,大象会按照某种方式行事。人们认为这些敏感点可能是古代针灸术的起源。作为器物,铁钩是驯服所有‘野象’的武器。在佛教中,‘野象’被比喻为未得到驯化的人心”。^③

2.8 金刚套索

“羌姆”的第五轮“扎久合”表演中法王变换九种道具之一。“羌姆”中的套索两段各有一个铁钩和铁环饰。

2.9 铁链

“羌姆”的第五轮“扎久合”表演

乐器名称分析表

藏文	藏文拉丁	藏译	汉语	吹奏人数
	bu-ra	贝热	军号	2名
	s-bub-chal	拔	钹	8名
	dung-chen	侗钦	长法号	2名
	lag-rnga	拉个阿	手柄鼓	8名
	Tsi	孜	唢呐	2名
	rnga-chung	阿琼	小鼓	大黑天神

中法王变换九种道具之一。“羌姆”中的铁链两段有个铁环饰。在传统上,它与套索、铁钩和金刚铃一起构成四个一组的器物,用于降伏仪式中。而“羌姆”中法王在第五轮中伏敌时分别与九个道具分别替换运用,其中包括套索、铁钩和金刚铃。

2.10 金刚铃

“羌姆”的第五轮“扎久合”表演中法王变换九种道具之一。金刚铃既是“羌姆”表演中的道具,又是藏传佛教诵经仪式中运用的器具,也可充当乐器运用。

2.11 铁锤

“羌姆”的第五轮“扎久合”表演中法王变换九种道具之一。除了斧头形状与月牙斧有所区别以外,手柄两段都像月牙斧有金刚杵饰,手柄的长短也与月牙斧一致。

2.12 月牙斧

“羌姆”的第五轮“扎久合”表演中法王变换九种道具之一。“羌姆”中的月牙斧手柄用红色铁制造,底部有一块半截金刚杵饰,斧头接点手柄的顶部和后背有两个半截金刚杵饰。

2.13 股叉

在藏语中三股叉又称为“则森木”,即三个尖之意。“在早期印度佛教中,三股叉构成了佛陀首批古代标识之一,作为“梵天冠”的标识出现在佛陀的脚印上。作为手持武器,三股叉主要象征着断灭“三毒”,把原始的愚昧变成中股叉的智慧之火。”^④在造像学中常被画成某些

最怒相神灵的器物,而在“羌姆”中法王明妃手中持有这一道具。也是“羌姆”的第五轮“扎久合”表演中法王变换九种道具之一。三股叉的外沿呈红色火焰状,两个外股底部挂着两个铁环,三股叉的长杆用檀香木制成,其染有红颜色,缠有红色飘动的丝带。

2.14 钹刀

藏语中称为直勾,是一种弯曲的带钩钹刀,在隆务寺“羌姆”中有几位怒相护法神带有此道具,也是“羌姆”的第五轮“扎久合”表演中法王变换九种道具之一。其上面缠有黑色丝带,这种钹刀代表可以斩断恶魔或违背誓言的敌人。护法神向十大方向挥舞钹刀,来恫吓和战胜一切恶魔和邪恶力量。

2.15 金刚杵

第一轮萨朗()表演为法王的独舞,意为“起身”。期间法王右手持骷髅棒,左手持金刚杵,从大殿正门随击拨声缓缓出场,这一段只有击钹的伴奏,法王从殿内出场时边跳边迈步至到殿前的台阶中央,在行进的过程中每击一声钹就要迈出去一步,法王以深沉的步伐向前轻迈慢步,每迈一步的同时手持道具的双手在旁斜上位绕弯一次。据说,金刚杵长度为十二指,两段各有一个尖利的股叉。“在印度吠陀时期,金刚杵最初是大天神因陀罗的主要武器或‘霹雳闪电’。因陀罗神运用神力控制季雨期的电闪雷鸣并杀死了‘810’条龙”。^⑤象征着神所具有的毁灭一切愚痴和虚妄的不可摧毁的金刚力量。“羌姆”的第五轮

“扎久合”表演中法王变换九种道具时也会运用此道具。

以上后九种代表兵器的道具是法王在第五轮“扎久合”表演中跳的九段舞中分别变换运用的器具,以示降伏敌军,法王是所有护法神中占主要位置且任务最重表演最多的一个角色。在第五轮中,法王把手持的慧剑交到黑罩师手中,拿着现换的道具在朵玛前边起身边摇摆双手,据说还要口诵真言。起身以后以“卓”羌姆形式下台跳回原来的位置上,再集体表演一段“扎久合”,以上这一段落共重跳九回,因法王需要换拿九种道具对此不祥物进行降敌仪式,故重复跳九段,其它表演者在圆圈位置上随法王的舞蹈动作,来回跳“卓”羌姆,法王在台上做慢蹲动作时它们在原地面朝圆圈做与法王一样的动作^[2]。

3 隆务寺“羌姆”表演中的伴奏乐器

“羌姆”不像民间跳的舞蹈形式,要么载歌载舞,要么对唱对舞。而是有它特定的严格的一种程序规范。“羌姆”的舞蹈伴奏不是来自音乐,而是来自藏传佛教中的乐器。

3.1 军号

可以说军号是通知预备上场的信号,在隆务寺“羌姆”表演中有两名僧人担任吹军号,它在“羌姆”表演的乐器吹奏中占主导地位,两个吹军号的僧人在大经堂门口两侧,表演者主要聆听军号的吹奏声来确定上场。

3.2 钹

“钹”为双面圆形由铜制成,中间有较大的圆股形突出,两面击打作出响声,发音浑厚,“钹”可以分为汉式、尼泊尔式以及藏式等。在藏族寺院的护法殿中诵经时鼓与钹一起使用,鼓与钹在藏传佛教中既是乐器也是象征藏传佛教的道具。

“羌姆”中有八名击钹师,其中有一名领先击钹的领经师,领经师依诵经的段落来选择击钹的顺序,先由他一人领

头击钹三声,然全体跟随击钹。在“卓”羌姆表演伴奏中以钹为主,钹领先击三声,同时表演者的步伐紧随击钹声的节奏开始迈步,再开始敲鼓,然后紧随着伴有长法号的吹奏声。

3.3 手柄鼓

作为手持道具,鼓杆和鼓槌由木制成,圆鼓的两面由皮制包裹。在“羌姆”中有八名敲鼓师,左手持鼓杆,右手持鼓槌,鼓的节奏要紧跟钹奏声。

“关于鼓的起源《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有这样的描述:“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概以雷兽之骨,声闻百里,以威天下。”^①

“在丹巴拥忠达吉郎寺,有一段关于鼓的神奇传说:相传,古时藏区鬼怪作祟,人心不安。有一位名叫什朵黑的人号召所有猎人出兽皮,木匠出木头,铁匠出铁器,作了一个很大的鼓,鼓声敲响,驱邪逐恶,妖魔鬼怪闻声而销声匿迹,从此,人心稳定,生活安宁。”^②

“在《西藏王统记》中记载着关于苯教巫师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在作法时,离不开的道具是鼓。有的材料中记载着苯教的巫师骑鼓飞行的神话传说,而萨满教的巫师萨满也是用鼓来作为道具的,这一点是我们把原始苯教与灵气萨满教归于一类的一个参证。苯教的巫师以鼓为道具,一直影响到后来的佛教,在西藏佛教中,鼓也是重要的道具之一。”^③

按《礼记》的记载,在很早的传说中,“伊耆氏”之时就已有“土鼓”,即陶土作成鼓。由于鼓有良好的共鸣作用,声音激越雄壮而传声很远,所以很早就被华夏祖先作为军队上助威之用。随着社会的发展,鼓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民族乐队、各种戏剧、曲艺、歌舞、赛船舞狮、喜庆集会、劳动竞赛等都离不开鼓类乐器。

仅从以上这些故事可以看出在古代,鼓不仅用于祭祀、乐舞,它还用于打击敌人、驱除猛兽,并且是报时、报警的工具。鼓作为乐器始于周代,主要用于各种祭祀与礼仪,国家专门建立了管理鼓乐的机构,设置了名为“鼓人”的官职,并制定了一套鼓乐的制度,在祈求丰年和年终祭祀中,用鼓舞取悦神灵。周代有八音,鼓是群音的首领,现在流传的鼓舞中,鼓的材质有土(陶)、木、铜、铁、竹之分,并因其造型与表演形式之不同又有各种名称。如今,它不仅是藏传佛教寺院中必不可少的一类道具与乐器,而且在藏族舞蹈中也很为普及,但是鼓的形状大小各有不同,在藏传佛教寺院中常见的是手柄鼓。一般在藏传佛教寺院护法殿中常见到这两种鼓,僧人边诵护法经边敲手柄鼓^[3]。

3.4 长法号

藏语中称“侗钦”,俗称“蟒号”。这是藏传佛教中特有的一种铜管乐器,属藏族本民族制造的乐器,发明于公元11世纪。长达250厘米,号口直径达30厘米,每当表演者以“卓”羌姆表演时就会吹出浑厚响亮的悠长号声,在“羌姆”中由两名僧人负责吹奏长法号。

3.5 唢呐

在藏语中称“孜”,也称作“甲郎”。“甲郎”字面义为汉族的笛子,所以说这个乐器并不是本土生产的,而是从汉族传入藏区后,由本土独特的风格制造和加工而成为现在寺院中运用的藏式化的“孜”。在“羌姆”表演中不会吹奏此乐器,而是在表演者们从总护法殿出场和清净场地的时候才会运用,由两名僧人主管吹奏。

3.6 小鼓

也称“达玛茹”或“达日”,藏传佛教中的小鼓是由两个空心的半圆组成,高举右手快速摇动时,鼓槌会轮流敲击鼓面,发出它独有的铃鼓般的音色。“达玛茹”是一种密宗器具,在藏传佛教寺院中也可以把它运用在乐器中,如诵经时

会转动此鼓。而在“羌姆”的第五轮中唯有大黑天神()手持小鼓,在表演中会运用转动,一边充当乐器一边充当道具使用。

4 结语

在藏传佛教“羌姆”中根据不同护法神所承担的神职,一般把他们描绘成一脸怒相,伴随各种乐器的吹奏声,手中挥舞各种兵器,以示毁坏佛法之敌。吹响的乐器与手持道具的功能也正是为了恫吓与威慑魔军,以此达到降伏敌人的作用。这种道具与乐器在藏族舞蹈里虽只有在“羌姆”中盛行,但象征兵器的这些器具在中国古代舞蹈,尤其在武舞中早有盛行。如在唐代有公孙大娘舞剑器的说法,诗人杜甫赞其为“一舞剑器动四方”。还有在古代的武舞形式中也有很多带兵器挥舞的,因为当时战争较频繁,手持器具一方面是为了模拟战争动作与庆祝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歌颂本朝皇帝的武功与文德而舞。虽与“羌姆”中手持道具的形态与功能不相同,但确有带兵器而舞的说法。“直到今天,我国各民族民间仍保存了极其丰富的手执武器而舞的各种舞蹈,如民间武术和古典戏曲中的‘把子功’,利用刀、枪、剑、戟、矛、盾等武器起舞,舞姿雄健英

武,节奏鲜明强烈,技艺高超,丰富多彩。此外,如民间流行的《盾牌舞》、《藤牌舞》、《刀舞》等等,与远古时代的《干戚舞》等舞蹈形式都是一脉相承的”。^①至到隋唐,舞蹈发展达到了巅峰时期,而后舞蹈发展开始走向了衰落,但其舞蹈仍被戏曲吸收,以致如今的戏曲中带有刀剑的舞蹈甚多,而如今的古典舞中也有持剑挥舞的。如此看来,不只是在“羌姆”中手持兵器而舞,而在民间舞蹈中也早有盛行。这是羌姆与民间舞蹈艺术互为影响的一种形式,也是舞蹈艺术继续多样化、继续传承的一种现象。

[课题项目]

本论文系2019年度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项目“青海隆务寺‘羌姆’中的法器与乐器的运用特征”的最终成果;(项目编号:2019A—125)。

注释:

①罗雄岩著《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教程》[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1,2008.8重印P61.

①罗雄岩著《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教程》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1(2008.8重印)P72.

①王辅仁编著《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2(第6次印刷)P14.

②尕藏才旦编著《藏族独特的艺术》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1年P99.

②(英)比尔著;向红笳译《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4P138/P93.

②(奥地利)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著;谢继胜译《西藏的神灵和鬼怪》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5,1996.12重印P3.

②(奥地利)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著;谢继胜译《西藏的神灵和鬼怪》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5,1996.12重印P16.

②(英)比尔著;向红笳译《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4P142.

③(英)比尔著;向红笳译《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4P142/P142/P118/P154.

③(英)比尔著;向红笳译《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4P119.

[参考文献]

[1]李晋源.中国洞箫音乐文化研究[D].中央音乐学院,2002.

[2]张晓东.汉唐时期弹拨类乐器历史与流变述论[D].上海音乐学院,2018.

[3]王玮.昆曲曲笛研究[D].南京艺术学院,2012.

作者简介:

卡毛吉(1991—),女,藏族,青海黄南人,研究生,从事工作:音乐与舞蹈学专业教师。